

宗拓墨戲序

上

北碚圖書館編

宋拓聖教序

上

中華書局

前言

北碚圖書館藏「聖教序未斷本」一函兩冊，楠木函板刻「集聖教序真蹟 古瓦研齋世寶」。函內分上、下兩冊，楠木夾板刻篆書「聖教序未斷本」。兩冊連署名、題跋、正文共計五十四開。經摺裝。函盒由於年代久遠，已脫膠，夾板及碑文、題跋均保存完好，翻開版白紙新猶如新裝裱一般。

《聖教序》碑刻成於唐咸亨三年（六七二年），碑高九尺四寸六分，寬四尺二寸四分。行書三十行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。碑首刻有七佛像，也稱「七佛聖教序」。碑現存西安碑林。

《聖教序》的內容，啓功先生云：唐代玄奘法師從印度取來許多佛教經典，譯成之後，唐太宗李世民給經作了一篇「序」，他的兒子李治，即唐高宗，當時還是太子，給它作了一篇「記」，其實也是一篇序文。還有玄奘向他們父子申謝之啟，這父子都有答書，也都刻在文章之後。再後刻著《心經》和為譯經潤色文字的大臣銜名。北碚館藏「聖教序未斷本」與啓功先生記載的內容完全一致，是一個完整未斷本的剪裱本。

漢文字以其獨有的表意方式及點劃架構，在使用過程中，逐步衍繹成了中華文化中的一門代表藝術——書法。時至東晉王羲之的出現，將書法藝術推向輝煌的頂峰。王羲之壯年所書《蘭亭序》被譽為「天下第一行書」，書者被後人尊為書聖。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，酷愛王書，以帝王之尊，傾舉國之力，將王書幾無遺漏地收入內府，供其賞玩臨習。此時天下習書之人莫不以王為範。玄奘取經歸來，大量翻譯佛經，成為當時文化建設的重大工程。譯完後皇帝、太子親自作「序」、「記」，成為「聖教」，足見當時的統治者對教化的重視。碑文記載：「弘福寺沙門懷仁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」。楊震方《碑帖敘錄》云：書由懷仁從

唐內府所藏王羲之遺墨中集字，費二十餘年。因《聖教序》用字眾多，要從王羲之的遺墨中一個一個去找，而且找到之後，還要從全碑的行款，前後上下的呼應考慮，使其成為首尾連貫，上下通氣，左右逢源的整幅碑文，的確不是一件易事。碑尾載「諸葛神力勒石」、「朱靜藏鐫字」，勒石是將集出的字用雙鉤在石板上勾出輪廓，鐫字是根據勾勒的輪廓用刀刻出。啓功先生云：這塊碑文不僅是古代書法的一件名作，也不僅是王羲之字蹟的一個寶庫，實際是幾個方向綜合而成的古代工藝美術的一件絕品。

《聖教序》碑成之後，極受當時士林重視，對書法藝術的發展影響極大。當時王羲之遺墨存世尚多，但均在內府和達官貴人府中，一般人難以看到。此碑直接由內府所藏真蹟集出，氣質醇正高雅，為行書最好的典範，故立碑之日起便捶拓無間。碑在唐三百餘年，捶拓無數，然唐拓早已不存，後世要看王書精神只能從宋拓中尋覓。而拓本斷代又以「未斷」或「已斷」為一個重要的標誌，前人對碑斷時代各說不一，有云元代，有云明代。北碕館藏「聖教序未斷本」後清人何璟跋云：萬曆乙卯（一六一五年）地震，慈恩寺塔頂墜壓，碑斷為二，首行「晉」字，末行「林」字，一路皆有裂紋。至後缺泐益多，幾無字可尋矣。又清鄭耘門（際唐）跋：《聖教序》自宋以來，字已不能無漫漶者，至明天順初（一四五七年）碑忽中斷，土人錮之以鐵，重加礮琢。楊震方《碑帖敘錄》云：碑在宋以後中斷，並且捶拓日久，字劃逐漸淺細。斷碑時代的紛爭可以待考，但「未斷」和「已斷」是《聖教序》斷代的主要依據是不爭的。啓功先生云：相傳以為凡此碑未斷之拓本都夠宋拓。現在這副拓本，即是未斷的拓本，可見舊傳的說法不是沒有根據的。楊震方《碑帖敘錄》云：故未斷之拓本均為宋拓。北碕館藏「聖教序未斷本」為宋拓當可無疑。

細觀北碕館藏「聖教序未斷本」，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方面特徵：

- 一、開篇即見「建甯府印」，此碑拓為官藏，或收藏者為建甯府太守；還有一官印「福州府印」。建甯府明朝升縣為府，清承明制，府治建安、甌甯（今福建省建甌市），一九一三年廢。在考察碑帖的過程中，官藏和有官印者，多為佳者。
- 二、碑首七佛像猶在，雖多漫漶不清，但有一佛尚可辨認。既為「七佛聖教序」，七佛當是其重要標誌。許多人認為佛像與

碑文內容無關而不拓，這就使碑拓有失完整。北碚館藏此碑拓讓人開篇便明「七佛聖教序」之義。

三、碑文本身，除「紛糾」磨泐，「何以」等前人公認的破損外，大多字口較清晰，肥美精勁，整本顯得神氣十足。董其昌云：宋拓《聖教序》多缺損數字，「紛糾」、「何以」、「顯及」、「內出」「出」字有，並此字完好者，即是後來贗本，若以為唐拓則耳食可笑矣。啓功先生云：刻在碑上的字，經過歷代捶拓，至今石面上已經磨下一層。拓出的字蹟，不但有些筆劃已經破損，即使那些沒有損缺的筆劃，邊上也顯觀模糊而不準確的形狀，有的筆劃瘦削，成了一根根火柴，完全失去了筆寫的樣子。故此拓在「未斷本」中屬精品。清何璟云：節子太守見示此本，紙墨完好，精神鋒銳尚隱約可見，決為明以前拓本，與今時所拓真有天壤之殊。至孟津西安翻刻諸本，雖若可亂真，視此則神氣索然矣。

四、拓本流傳有緒。此拓主人為「節子太守」。據考，節子為傅節子，清晚期人，在福建為官。富收藏，與篆刻名家趙之謙是好友。辛酉（一八六一年）冬，避亂溫州的趙之謙應在福建為官的老友傅節子邀請航海來到福州，後趙之謙曾為傅節子治印。題簽者：陳啟仁（一八三七年——？），字鐵香，一字戟門。福建晉江人。官至中憲大夫花翎知府銜，先後在泉、漳兩府及廈門等地主持書院，講學授徒三十餘年。學問精到，卓識獨具，為學者稱道。後跋者：林佶（一六六〇年——一七二〇年以後），字吉人，號鹿原。福建侯官人。康熙五十一年（一七一二年）特賜進士，授內閣中書。佶工於楷法，又善篆隸，著有《樸學齋集》傳世。鄭耘門，字際唐。精篆籀，八分，富收藏。何璟（？——一八八八年），字伯玉，號小宋。香山（今廣東中山市）小欖人。清末大臣，官至閩浙總督，賜紫禁城騎馬。後因馬尾之戰獲罪革職。回粵後，主講應元書院。著有《春秋大義錄》、《事餘軒詩》十卷等傳世。再從收藏印看，「遵王」錢曾、「侯官鄭耘門收藏印記」鄭耘門、「蔣氏之寶」蔣鈞原、「荳林審定」鄭傑，綜上所述，不難看出，此碑拓明清之際在錢家，錢遵王手中，後在福建鄭耘門、蔣鈞原、鄭傑手中流傳，最後在傅節子手中形成我們今天看到的模樣。題簽、後跋，收藏均為閩浙一帶名流學者，其珍貴程度自不待言。能完好如新，保存至今，實屬不易。

五、碑拓略有修補。何璟跋云：惟高宗記耆闍崛山句下，由「接」字至「韶齷之年」中缺九十六字，太守以別本補之，字略瘦削，尚不失廬山真面。

以上便是我們就北碚圖書館藏「聖教序未斷本」的一些粗淺看法，由於筆者才疏學淺，難免掛一漏萬，懇祈大方之家教正。最後，對慧眼識珠的中華書局文獻影印中心郭又陵先生、徐蜀先生、張進女士致以最誠摯的謝意。感謝他們為傳承宏揚中華文明所付出的辛勤勞動。

參考文獻

鄧玉蘭 徐立

《啓功論藝》 啓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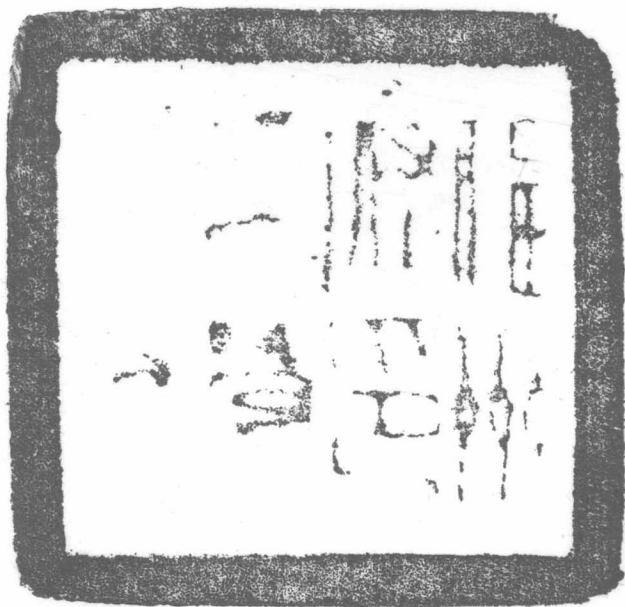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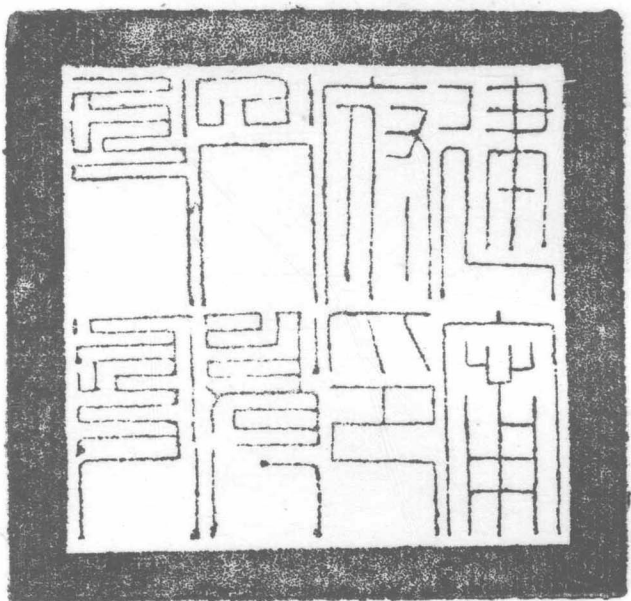
《碑帖敘錄》 楊震元

《書學史》 祝嘉

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

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

成都古籍書店 一九八四年版



聖教序

未刻本



上



寒

舊

仁

和

聖

末

教

幽

序

本

光緒旃蒙作詔之歲日

在奎婁溫陵陳榮仁為

節子道凡太守題

